



属于冬天的米胖

□俞亚素

一到冬天，人似乎就变得特别馋。热气腾腾的火锅是不用说了。炒花生、炒瓜子，与人闲聊时抓一把剥着吃，吃完了不过瘾，又抓一把，非要吃到打饱嗝才罢手。更有什么面包、饼干、蛋糕……真有一种见什么吃什么

的贪婪。难怪有人自嘲，长胖是对冬天最基本的尊重。所以，今晚突然想念起那个爆米胖的老人家，一点也不奇怪。他，常常穿着灰不溜秋的大棉袄，戴着灰不溜秋的毛线帽，灰不溜秋的脸上挂着灰不溜秋的笑。或许他并没有在笑，而是岁月的风霜在他的脸上雕刻了一朵菊花而已。

当然，我其实是想念他的米胖。好像也不尽是，我应该还想念爆米胖的过程。柴火烧得旺旺的，老人左手拉风箱，右手摇压力锅。蹲在老人身边，冬天好像就变得特别暖和和特别有趣。

好多年了，冬天里只要一遇见爆米胖的老人，方圆十里左右，我都会兴冲冲地拎着一袋大米，拿着一只干净的编织袋，去爆米胖。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岁数蹭蹭地往上长，从童年到少年，从少年到青年，从青年到中年，而爆米胖的永远是老人。当然，是不同的老人。

爆米胖喽！老人一声长喝。小时候会害怕地蒙上耳朵，后来也会矫情地蒙上耳朵，再后来就大大方方地裸露着耳朵。嘭！很喜悦的一声。接着，缕缕白烟袅袅升起，丝丝甜香随之扑面而来。很多时候，不相干的人都会围拢来看热闹，然后趁机抓一把往嘴里送。我从小都是小气的，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总也舍不得给人。倘若这一罐爆的正好是我的米胖，我会立刻拿出编织袋，催促老人赶紧倒进去。有人来捞一把吃，我不好说什么，心里却跟猫爪子挠一样难受。唉，这真是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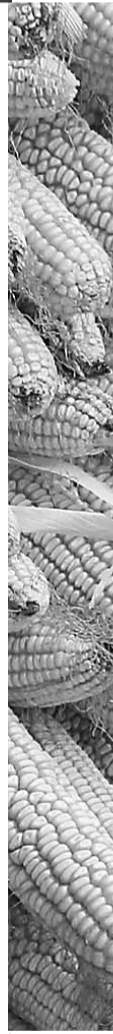
抱着一编织袋米胖，一路抓着往嘴里送，完全失却了往日为人师表的风度。这个时候，我祈祷别遇上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才好。更不要遇上什么女熟人，免得被她瓜分了一些去。这米胖实在是我冬天里的宝贝，我对米胖绝对是真爱！

家有米胖，晚饭便特地吃了五分饱，因为要在胃里留一半空间给米胖。看书也好，写作也好，刷手机也好，可捏一粒米胖放在门牙处轻轻地切一切，也可塞一把进去用大牙痛快地嚼一嚼。兴奋了，干脆双手捧起一把米胖，脸埋在其中，嘴不停地寻找米胖。簌簌簌，簌簌簌，三下五除二，吃得一粒不剩，于是心满意足。

我对米胖的痴情常常让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连同龄人也笑话我。他们说，世上比米胖好吃的东西不要太多！我也好奇，自己怎么搞得像得了一种病似的。不见米胖想米胖，一见米胖眼发光，吃了米胖心欢喜。反正，一到冬天，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又可以吃火锅了，而我心心念念的却是，噢耶，又可以爆米胖吃了！

你以为你吃的是米胖吗？你吃的是童年的回忆。读大学时曾睡在我下铺的同学说。我一愣，似乎有些恍然大悟。

哎，讨厌，这个冬天雨水怎么那么多！爆米胖的老人肯定出不了门，可怜我的脖子伸得都快跟长颈鹿似的。而且，越想吃，越馋越饿，只好先写一篇文章安慰安慰自己。



总第6599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 essay@cnmb.com.cn

年前趣记

□裘七曜

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，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裳、发压岁钱，家里还有好吃的。

那时，新阿大、旧阿二、破阿三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即使做了新衣裳，也是老大的新衣裳。那布，叫老布；那衣裳，叫老布衣裳。

可是，过年就不一样了。基本上家家都会请上那个老态龙钟用木炭熨斗的老裁缝，给每个人做件新衣裳。

那时，家家种棉花。母亲说，过年想穿新衣裳吗？想穿，那必须去摘棉花。尽管一百个不乐意，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还是兴致勃勃地背上小背篓上阵了。摘了后晒，晒了后轧，轧了后纺，纺了后织，在时光里来回穿梭……

然后，在某一天，听到了一个清脆明亮的声音：染青布蓝布啦，染青布蓝布啦……我们雀跃着，又像“六月弹涂毕毕跳”般的奔走相告：染布的来了，过年有新衣服穿了！

那个穿黑衣服戴老花镜的老裁缝过来了，多余的木板门抬出后搭成了一个简陋的裁衣台，木炭火“噗嗤噗嗤”燃着，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剪着……给即将如期而至的年味增添了一份期许和乐趣。

父亲翻山越岭从镇上割了1斤肉，买了2条带鱼，说家里“师傅”的下饭菜必须丰盛些。肉切成了八块，每餐放在干面菜羹上，装模作样：大凡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，这肉不到完工前的最后一天，是不能吃的——不管主人家如何盛情相邀。一来为自己留下好口碑，二来也是体恤农家不易。偶尔，我们忍不住想悄悄偷夹一块肉，滋润滋润干瘪的肠胃，可筷子刚沾上边，不便发作的母亲一个眼神就把我们刹住了。鱼也一样：鱼头煮萝卜丝一碗，尾巴清蒸后加点酱油葱花也一碗，中间那些厚实的滴几点油红烧又一碗。剩下的“佳肴”自然是萝卜芋茆加大白菜小青菜了……

新衣服做好了，母亲说要等到正月初一才可以穿。那盼着吧，盼着的年，总会轰轰烈烈的扑面而来的。其实，乡村里，四处已弥漫着纷扬的喜庆。

最热闹的算是孩子们。像老鼠娶亲的模样儿，穿来穿去，老话叫：老鼠穿谷陇。

你瞧，在清晨的溪边，那些穿老布棉袄已放寒假的顽童，先用一只脚踩冰的厚薄，感觉厚实，炫耀着在上面跳“芭蕾”，一不留神冰塌了，厚厚的棉鞋进水还讪笑，他应该想到回家又将遭受一顿呵斥。

偶尔，还去镇上的王瞎子那里买一些像麻点一样的“小炸炮”，我们美曰其名“麻痹老依”，放在像毡子那样的玩意儿里面，直抛空中，当它轻悠悠落到地面时，总会发出“砰”的响声，那叫“鸡毛枪”。玩它的时候，既可当米饭也可当棉被（意思是可以不吃不睡），乐此不疲……

最难忘的是猪，跟我亲密无间的猪，快呵护了一整年的猪！

可现在，杀猪的远房表舅已经来了，他的手永远是油腻腻的。猪，看到了他，蜷缩着躲在角落，还畏畏缩缩地呜呜着。

母亲说，去把猪哄出来，它跟你熟。可它已是一反常态置之不理，噙着泪，悲哀的眼神，委屈着哼几声，不再是那个憨厚可爱摇摇尾巴用嘴拱拱我的好“兄弟”了。

我拉它的耳朵，它蹲在角落里万分悲鸣。表舅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走过来，轻捶了一脚。一物降一物，泥螺服沙蟹。

然后，那个拨浪鼓摇得“当哪当哪”的卖糖人来了，他带着一顶厚厚的毡帽，悠悠扬扬地挨家挨户喊着：鹅毛鸭毛好兑啦，鹅毛鸭毛好兑啦……

盘龙灯的来了，踏高跷的来了，套面具摇扇子的“大大和尚”也来了。龙分单人龙、双人龙、多人龙……满口都是吉祥高照的祝福：青龙盘谷仓，黄龙晒棉床，六畜兴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……顺便还放个冲天炮仗闹闹（那要主人加钱的）。多人龙还在晒谷场上打“落地梅花”。那些孩子们就像早上刚出窝守不住阵脚的鸡，成群结队冲向龙灯的后面，蹦跳着，热闹着，如影随形……

卖“春牛图”的老爷爷来了，要年糕要米的乞丐“寻月讨饭”来了，远离故乡在远方拾梦的游子来了……

雪花，偶尔也来凑一下热闹，簌簌地落着，丰润了远山近水和村舍，融融的，绒绒的，柔柔的……年，你等我等；年，你依我依；年，真的来了！

年的味道